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4.05.009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王 涛, 曹均学, 杨 珍

摘要: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乡村产业振兴的根本动力、富民强农的现实基础。但当前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面临着农村劳动者科学素养偏低、劳动资料技术含量不高、劳动对象开发不足、生产关系束缚等现实困境。通过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劳动者科学素养;推动科技创新,提高劳动资料技术含量;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拓展劳动对象;变革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农业新质生产力; 农业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4)05-0070-09

收稿日期: 2024-06-04

基金项目: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项目编号: SC21B126);南充市“十四五”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项目编号: NC23C322)。

作者简介: 王 涛(1999—),男,四川达州人,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乡村振兴, E-mail: 2663292756@qq.com; 曹均学(1964—),男,四川武胜人,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杨 珍(1999—),女,四川达州人,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林经济管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继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的又一重要理论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然而我国农业始终呈现出“大而不强”的局面,成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1]。要想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就必须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新质化”。如何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这是我们迈向农业强国进程中无法逾越的现实存在。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与增长动能,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一、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价值意蕴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邓小平同志指出:“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2]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新时代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提供了科学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3]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姜云长指出,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以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为依托,以建设农业强国、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为导向,基于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供应链属性和发展要求,以科技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化及其互动为发展表征,实现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供应链生产力要素品质属性及其质态组合的突破性升级的先进生产力质态^[4]。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乡村产业振兴的根本动力、富民强农的现实基础。

(一)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这一幕在古今中外反复上演”“只要粮食不出大问题,中国的事就稳得住”^[5]。粮食安全关乎国家安全与强国建设,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一是为粮食安全提供物质保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利用高新技术促进传统粮食作物高产增收。同时利用设施农业等新模式不断克服自然条件限制,以较少的土地以及人工投入,最大限度地增加食物产量以及多样性,为粮食安全提供物质保障。二是为粮食安全提供技术支撑。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在拓展生产力边界的同时也增加了食物来源。以生物合成技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赋能传统农业,创造出“人造食品”等新的食物来源。同时通过功能性农业等技术,不断丰富食物营养,为粮食安全提供技术支撑。通过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为粮食安全提供物质保障与技术支撑,巩固国家粮食安全。

(二)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乡村产业振兴的根本动力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难点问题,要想解决好“三农”问题就必须有新思路、新举措。新质生产力相较于传统的突出“新”的变革而言,在“新”的基础上更强调“质”的变化,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向上跃迁的根本动力和力量支撑。一是助力传统农业产业振兴。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与传统农业产业相结合,通过计算机、云技术、物联网、无人机等高新技术赋予农业更高质量发展。增加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同时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促进乡村传统产业振兴。二是为乡村产业振兴不断注入新动能。按照国际发展经验,科技革命之后会引发产业革命,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间隔周期在不断缩短,有时新技术的出现会直接转化为新产业。所以在强调科技赋能农村传统产业振兴的同时积极关注新产业的发展动向,提前布局新兴产业。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在促进传统产业升级的同时,积极布局新兴产业,为产业振兴不断注入新动能,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根本动力。

(三)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富民强农的现实基础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农民物质富足、精神富有,促进共同富裕。一是增

加物质收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在原有农业生产上提升劳动效率、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同时拓展收入来源,利用数字技术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探索线上+线下新的农业生产模式,增加农民收入,推动物质富足。二是丰富精神生活。由于城乡发展的差距使得农村很多成了只有“一老一少”的“空心村”,空心不单指人口的流失,更体现在精神生活的空虚。在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以利用数字技术便利人员沟通交流,增加人员情感交流,提供精神支撑。同时以便捷的通信技术为边远地区远程提供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资源,丰富百姓的文化生活。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方面促进共同富裕,筑牢富民强农现实基础。

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困境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生产力分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个要素,这一理论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了路径指引。当前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主要面临着劳动者科学素养偏低、劳动资料技术含量不高、劳动对象开发不足、生产关系束缚的现实困境。

(一) 农村劳动者科学素养偏低

劳动者是生产力三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列宁指出:“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6]要想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就必须拥有与之匹配的劳动力,科学素养至关重要。科学素养越高对新工种的掌握速度就会越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需要一批能快速掌握先进农机设备,适应新产业、新业态的高素质农民,但由于农村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相对较短、农民继续教育体系不够完善,使得农村劳动者整体科学素养偏低,阻碍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第一,农村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相对较短。受教育年限与科学素养紧密相关,但我国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对较短,成了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桎梏。根据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其中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0.75年^[7]。由于农村家庭的经济压力较大,教育领域的开支成了农村家庭的负担,所以农村劳动者更关心家庭成员的社会分工与社会责任,对家庭成员受教育的观念不强。再加之普通农村家庭很难给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及教育资源,使得农民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8]。上一代受教育水平会对家庭成员产生影响,家庭年长成员的受教育年限相对较短,不能在学习上为年轻成员提供指导与帮助,也使年幼学生很难在学习上获得正向反馈,进而形成代际传递。农民的受教育年限不仅与科学素养紧密相关,还与农业生产效率呈正相关的态势,我国农民的受教育年限相对较短造成的劳动者弱质化会阻碍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9]。

第二,农民继续教育体系不够完善。农民群体自身受教育年限相对较短,而我国农民的继续教育体系又相对不够完善,成了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又一阻碍。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几次大规模农村社会主义文化教育运动,显著地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开办的夜校、扫盲班、“五七”大学等,大大降低了农村青壮年的文盲率的同时还拓展了农民的职业技能。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相应的新技术普及对农民继续教育教师以及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要求也在逐渐提高,农民继续教育难度逐渐增加。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就需要新质化的劳动者,这个劳动者不是凭空产生的,需要依靠继续教育不断促进原有劳动者的新质化。那么“谁来教育农民?谁能教育农民?”成了我们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高质量农民教育教师队伍是农民继续教育体系的关键,但是目前我国尚未建成完备的农民

继续教育教师的培育及评价体系,整个农民继续教育体系不够完善,阻碍了农村劳动者的新质化。

(二) 农村劳动资料技术含量不高

第一,农业生产工具科技含量不高。生产工具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需要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工具的科技含量。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农业生产工具,并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如发展智能作物监控、无人耕种等。但由于智能农业机械销售价格以及后期维护成本较高,农民的经济条件有限,很难一次性购买智能农机设备,使得部分农村的生产工具科技含量不高。同时,我国土地大多面积较小又比较分散,大型的智能农业设备会受到限制,使得大型农业机械利用率不高,而适用于山区丘陵地区的小型农机装备又还比较缺乏^[10]。

第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数字技术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技术支撑,而我国农村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阻碍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我国城镇网民规模达7.66亿人,农村网民规模达3.26亿人,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6.5%,与城镇地区的83.3%有一定差距^[11]。很多农村地区地处偏远,人口聚集程度较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较高,数字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同时农村地区民众的网络素养较低,缺少专业的数字人才,在数字技术设备的使用及维护方面比较欠缺。以及在交通条件上,一些农村地区的道路条件相对较差,也不利于大型数字基础设备的运输安装。

(三) 农村劳动对象开发不足

第一,种业链延伸不足。种子被誉为农业“芯片”,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与农业生产效益。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会开发出更多新的劳动对象与食物来源,但当前我国种业自主性较弱、创新能力与产业链延伸不足,阻碍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种业贸易额为10.1亿美元,其中进口6.8亿美元,出口3.3亿美元^[12]。进口额是出口的两倍之多,同时这个逆差有不断扩大之势,在具体进口种类中经济作物以及禽畜种业对外依存度较高,自主性较弱。此外我国的种业企业大而不强,2019年我国持证种子企业6300多家,资产过亿的仅有350多家,且其中大部分企业依赖派生品种,创新能力不强造成同质化^[13]。国外种业巨头大多通过收购、合并等方式拓展了整个种业链条,如德国拜耳收购孟山都将生物技术与作物保护结合起来,陶氏和杜邦合并成为科迪华使得种企深入到农业领域之中,延伸种子产业链推动种业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14]。我国种业在自主性、创新能力与产业链延伸上的缺陷阻碍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现代设施农业发展不足。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设施农业大有可为,要发展日光温室、植物工厂和集约化畜禽养殖,推进陆基和深远海养殖渔场建设,拓宽农业生产空间领域”^[15]。现代设施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方面也大有可为。现代设施农业是以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为主的农业设施,是保障粮食安全与重要农产品供给的现实需要^[16]。当前我国设施农业还存在支撑能力不足、分布不均、设施老旧的问题。现代设施农业在前期往往投入较高,承担风险较高,而又缺少相关配套的金融产品及金融政策支持,同时也缺乏现代设施农业相关的专业管理人才与技术人员。在地区分布上我国的设施农业大多分布在黄淮海、渤海以及长江中下游等粮食主产区,而在土壤比较贫瘠的西北等区域鲜有分布,对沙漠、盐碱地等利用率不高,空间分布不合理。现存的设施农业设备也比较老旧,种植业仍然以拱棚和塑料大棚为主,畜牧业规模化率偏低,

渔业方面传统网箱设施依然存在,设施农业设备老旧、整体智能化程度较低。设施农业的支撑力不足、分布不均、设施老旧阻碍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四) 生产关系束缚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始终相互矛盾,其基本形式是生产关系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到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即“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17]。随着时代的发展生产力已经取得较大的发展,我国现阶段的农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出现不相适应的情形。

我国的农业生产关系主要经历了四次重要调整,第一次调整将土地所有制转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第二次调整将土地所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第三次调整进一步提高了土地公有化程度,但在这次调整过程中部分地区出现了侵犯农民利益、盲目追求高级社等冒进现象,使生产力出现一定损伤。但总的来说第三次调整中提出的农民合作化运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在第四次中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提出了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不改变土地国有的前提下,将土地经营权承包给农民,这一举措在当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拓展了生产力的边界,但生产关系却没有同步变革,束缚了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与发展。我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小规模、分散化的小农经营格局阻碍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18]。

第一,土地流转不畅。改革开放后城市经济飞速发展,农业发展相对滞后,促使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现象加重,耕地撂荒面积也在不断扩大。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带来的是生产效率下降,而一些农业生产技能较强的职业农人由于经营权的限制又面临无地可种的局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经营权规定,使得土地流转不畅,阻碍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农业规模化程度较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升,我国传统的小农户个体经营明显不适应于时代发展的需要。小农户个体资金有限、生产技术落后、土地资源分散,制约了农业规模化生产。农业规模化前期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高科技生产工具与集中连片的土地资源,利用大型农业机械设备耕种,通过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带来规模收益,小农户个体经营影响了规模化生产带来的收益。以往的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化,阻碍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三、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一) 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劳动者科学素养

第一,加大农村教育支持力度。农民的受教育年限偏低与教育观念落后以及地区教育水平较低等原因交互影响,形成了一个“负向循环”。为此要加大农村教育支持力度,提高农村学生受教育水平,破解这个“负向循环”。一是增加资金支持力度。很多农村家庭的学生由于家庭经济原因无法承担教育领域的支出,迫使他们放弃学业,过早承担起家庭责任。为此要增加农村学生资助力度尤其是农村残疾人家庭等困难家庭的资助力度,以此减轻学业带来的经济负担。同时还可可在农村设立教育榜样,针对取得较好

成绩的学生进行表彰与现金奖励,并提供同村学生学习交流平台,养成重教重学的良好氛围。二是增加人才支持力度。师资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区的教育水平。农村地区优质师资稀少,使得地区教育水平难以提升。为此,要增加农村优秀师资的支持力度,既要提升农村本土原有的师资能力,又要吸引在外的高质量师资进入农村地区,尤其重点关注本土在外优质师资,吸引他们返乡,助力地区教育发展。三是增加资源支持力度。随着时代的发展,城乡教育资源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互联网技术为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提供了契机,增加农村地区互联网教育资源支持,缩小城乡差距。完善农村地区中小学智慧教室建设,共享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以促进农村教育质量的提升。以更大的教育支持力度,促进农村地区教育发展,扭转“负向循环”,提高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助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第二,完善农民继续教育体系。农民继续教育也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完善农民继续教育体系,提高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一是建立“双师型”农民继续教育教师培养体系,解决谁来教育农民的问题。农民继续教育有其自身的特性,要构建起与农民继续教育相适应的教师培养体系。为此政府、企业、高校要联合培养农民继续教育教师,政府要加强对农民继续教育教师在国家农业政策的解读与各项惠农、助农政策的宣讲同时完善“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方案。企业要加强对“双师型”教师在创新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使用维修技能的讲解,高等院校注重对农业理论的讲解。各主体利用自身优势,构建一个多元一体的“双师型”农民继续教育教师培养体系。二是建立农民继续教育教师标准体系,解决谁能教育农民的问题。农民继续教育需要更多的农业生产理论与实践经验,这对农民继续教育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要建立农民继续教育教师的标准体系,提高准入条件,为农民继续教育奠定制度基础与质量保证。针对农民继续教育教师,要构建起一个全过程、全方位的标准体系。出台“双师型”教师的基本标准,以及后续各个职称阶段的评定标准,确保农民继续教育教师具备相应的教学能力,规范农民继续教育教师评定。以建立“双师型”农民继续教育教师培养体系与农民继续教育教师标准体系来完善农民教育体系,提高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助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二) 推动科技创新,提高劳动资料技术含量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紧密相关,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互促,提升农业生产工具的科技含量;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业基础设施。

第一,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互促,提升农业生产工具的科技含量。以科技创新提升农业生产工具的科技含量,助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一是注重涉农企业创新。企业同高校和政府相比其自身的生产能力,使企业创新能尽快地转化到生产产品中。为此可以对涉农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在农业重点装备开发制造等领域,政府可以与企业通过项目合作的形式共同开发。还可以直接向农民征集意见,引导涉农企业的产品研发与生产。二是提供资金支持。当前农业领域生产工具落后、技术含量较低,急需对农业生产设备进行更新换代,资金问题成为横亘在农民与先进农业生产设备的大问题,为此可以提供农业生产设备专项财政补贴,降低价格。同时打通生产企业与农户间的堵点,推动农业生产设备以旧换新,给予专项优惠贷款支持等举措,提高生产工具技术含量。三是注重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基石,要强化农业基础研究的战略性、全局性布局,不断深耕农业领域的基础性工作。通过现代技术,强化不同地区之间的横向联系,增强地区间合作,为提升生产工具的科技含量奠定基础。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互促,助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第二,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完善、通达的农业基础设施体系,助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一是大力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对于生产效能的提升有很大帮助,但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考虑农村的现实状况。一部分地处偏远的地方人口较少、聚集程度低、交通条件相对较差,可以建设与地区实际情况相符合的数字基础设施。但是在有需要且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必须全力支持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民的互联网素养,培育相应的数字人才,建立相应的维护体系。二是建设数字技术配套设施。数字技术的建设还涉及相应的配套设施。互联网平台拓展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为此农村地区也应建立相应的电子商务配送站点以及现代化运输体系。利用数字技术,推进万物互联,发展现代物流体系,将农户—电子商务平台—消费者各个环节有序衔接起来,提升各个环节效率,降低农产品损耗。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完善、通达的农业基础设施体系,助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三) 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拓展劳动对象

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树立大食物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19]以大食物观为指导,通过延伸种业链、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助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第一,延伸种业链。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加强技术攻关,推动种业链向上、向下延伸拓展劳动对象,助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一是推动种业链向上延伸。现代生物技术会开发出新的食物来源,推动种业链向上延伸破解我国种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依赖派生品种同质化的问题。种业企业研究尖端生物技术,通过生物营养强化及其他培育技术,实现农产品中一种或多种健康成分,以此发展功能性农业^[20]。同时通过合成生物学等尖端创新技术推动人造食品的发展,拓展农业劳动对象。二是推动种业链向下延伸。西方技术实力雄厚的种业公司通过强强联手的方式实现了种业与农业的深度融合。在借鉴西方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推动我国种业链向下延伸,实现种业企业与农业生产融合,及时感知作物生长状况及地方气候土壤条件。通过融合发展使得种业企业能根据作物生长的具体情况,利用基因工程等技术改良作物的自然属性,实现种业链协同创新,拓展劳动对象。以种业链向上、向下延伸,实现种业链协同创新,拓展劳动对象,助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第二,发展现代设施农业。现代设施农业既能突破自然条件限制又能节约土地资源,以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效能,助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一是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在设施上加强科技攻关,针对设施农业建立一批实验室与设施装备制造创新平台,围绕设施农业的专用装备进行技术攻关。在服务体系上加强人才支撑。利用农业领域的专家与技术人员针对设施农业提供培训与技术指导。同时开展设施农业新装备、新材料的示范推广,提升科技支撑。二是改善分布格局。大力发展西部地区设施农业,引导设施农业向戈壁、沙漠、盐碱地等非耕地地区转移,改善设施农业的分布格局,加大当地的粮食保障与新鲜蔬菜供应。三是加快老旧设施更新换代。通过优化现代设施农业的投融资机制,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到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过程中。同时政府可以为农户提供设施农业专项财政补贴、低息贷款等,加大对现代设施农业的财政支持,加快老旧设施更新换代。以提升科技支撑、改善分布格局、加快老旧设施更新换代,来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助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四) 变革生产关系,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我国小规模、分散化的小农经营格局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以推动土地“三权”分置、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第一, 推动土地“三权”分置。土地制度是生产关系的核心, 以推动土地“三权”分置, 促进土地合理流转, 助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土地“三权”分置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变为了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 将承包权与经营权分开, 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一是明确集体所有权。要明确农民集体在承包地发包、调整、收回等权利, 农民集体享有监督权, 以防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一些违规现象损害农民利益。二是维护农户承包权。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只是将土地的经营权转让出去, 农户的承包权不变。在土地流转之初对土地进行确权颁证, 保证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同时为土地经营权长期转让奠定基础。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必须签订符合承包法的正式合同, 以规范土地流转, 维护农民承包权。三是放活经营权。明确经营权的权能, 既保障农户的利益又要保障新经营主体的利益, 在严格依据合同规定的基础上新经营主体有其自身决策能力, 农户不得干预新经营主体的生产活动, 同时也不能在合同期内单方面毁约, 确保新经营主体的权利。以推动土地“三权”分置, 维护三方利益, 促进土地合理流转, 助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第二,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体现, 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统筹利用资源, 助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一是统筹利用集体土地资源。如前文所述, 通过推动土地“三权”分置, 盘活集体土地资源将其融入农村产业发展过程中以实现规模化生产, 提升农村产业发展的资金与技术实力, 同时也能提升对集体土地的利用效率。二是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针对农村集体资产将其转化为等额股权, 农民可以在集体性资产上获得分红收益, 或者将股权在家庭内部成员或集体内部成员之间转让。建立生产合作社与外界龙头企业对接, 村民既可以选择资金入股合作社获取分红又可以到合作社工作获取工资收入。同时村集体内可建立二次分配制度, 将村办企业的部分收入用以帮扶困难群体, 促进共同富裕。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盘活集体资源, 助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EB/OL].(2024-05-31)[2024-06-17].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4-05/31/c_1130154174.htm.
- [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11.
-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4-02-02(1).
- [4] 姜长云. 农业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发展重点、面临制约和政策建议[J/OL].(2024-04-30)[2024-05-28].<https://doi.org/10.19714/j.cnki.1671-7465.20240429.001>.
- [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国家粮食安全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19.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46.
- [7] 国家统计局. 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EB/OL].(2021-11-26)[2024-04-23].<https://www.stats.gov.cn/sj/pcsj/rkpc/d7c/>.
- [8] 孙鹏飞,尚丽娟,周升强.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基于安徽金寨县和四川邛崃市农户的调查[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2):160-172.
- [9] 徐亚东,张应良. 农村集体经济增长的理论条件、现实约束与政策启示[J]. 农村经济,2022(10):1-9.
- [10] 张海鹏,王智晨. 农业新质生产力专题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现实基础及提升路径[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 版),2024,24(3):28-38.
- [11] 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4-03-22)[2024-05-28].<https://www3.cnnic.cn/n4/2024/0322/c88-10964.html>.
- [12] 农业贸易百问|我国种业对外贸易发展现状如何? [EB/OL].(2022-01-29)[2024-04-23].http://www.mczx.agri.cn/mybw/202201/t20220129_7810775.htm.
- [13] 马淑萍.透视小种子背后的大战略——一国粮食安全,系于种质资源[N].光明日报,2021-01-15(7).
- [14] 邵莉.拜耳获批收购孟山都 农化行业三巨头争霸格局更近一步[EB/OL].(2018-03-26)[2024-06-06].<http://capital.people.com.cn/n1/2018/0326/c405954-29889194.html>.
- [15] 习近平.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J].求是,2023(6):4-17.
- [16] 韩旭东,王若男,崔梦怡,等.中国规模农户设施农业经营状况及影响因素[J].2020(4):749-762.
- [1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04.
- [18] 罗必良,耿鹏鹏.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脉络、基本内核与提升路径[J].农业经济问题,2024(4):13-26.
- [19]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人民日报,2022-10-26(2).
- [20] 尹雪斌,赵其国,印遇龙,等.功能农业关键科学问题研究进展与“十四五”发展建议[J].科学通报,2022,67(6):497-510.

The Practical Dilemma and Path of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Agriculture

WANG Tao, CAO Junxue, YANG Zhe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national food security,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the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enriching farmers and developing agriculture. However,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s faced with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low scientific literacy of farmers, backward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manpower, and constrained production relations. We should improve the scientific literacy of farmers by developing rural education; improve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by promo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crease manpower by promoting notions of big agriculture and big food industry; and liberate and develop new 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by reforming productive relations.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agricultur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